

小
说

聊天

■张弛

翠翠是小县城里的一名全职妈妈，丈夫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包工头，施工季起早贪晚，没黑没白，冬季闲下来，帮着做做家务，接送孩子，一家小日子过得殷实滋润。

当包工头的丈夫很宽着做家庭妇女的翠翠，但他脾气暴躁，心情烦躁时难免恶声恶气，一副不近人情的样子，大半年忙起来累得晚上倒头就睡，无视身边活色生香的翠翠，还为了不受打扰几度分房而眠，最近为避免老婆频繁玩弄自己手机，索性将手机上了锁。这都引起了翠翠的猜疑和不安，老公是不是出轨了？空闲串门时，她可没少听说谁家谁家老公背地偷腥，将大把钞票送给外边小三的消息。翠翠要弄个清楚，她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掌握老公的动向。

一日，老公喝得酩酊大醉回来，直接倒在床上死猪样睡去，突然他的手机响了，翠翠灵机一动，用老公的手指挨个触碰屏幕，竟然解了锁！这一晚，她在通话记录、微信聊天、信息、相册等菜单里仔细查看，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老公手机里的转账、信息和语音基本都是发材料、雇工人、讲价钱等事情，有几个女人的微信，也是业务往来，没发现不正常的地方，翠翠一时放

下心来。

但随着和老公的几次口角升级，感觉老公对她的淡漠和厌烦后，翠翠觉得还得继续调查。好交好为的老公酒局多，每次都喝得大醉，回到家倒头就睡，这样每次翠翠都能进入老公手机里查看消息。近几次她发现和老公谈业务的女人们多了起来，什么“菲儿”、“醉蝴蝶”、“遇上你是我的缘”等等，望着对话框里她们和老公“哥哥妹妹”的称呼，翠翠仿佛看见她们飞着媚眼娇滴滴地扭着身子凑近老公而老公大把掏钱给她们的情景，她醋意顿生，决心深入“挖掘”，找到证据维护自己的“权益”。

她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怎样才能让丈夫和“野女人”认了账，有那种事就会有钱财往来吧？对，就从这上面入手挨个测试。这天晚上，她发现有个叫“艳”的女人下午和老公聊过天，她小心翼翼地打上了字——“你借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发了过去，不一会儿，“艳”回复了：“喝多了吧大哥？我啥时借过你的钱，咱们的货款不是都结清了吗？！”还带着个愤怒不解的表情。翠翠乐了，看来这个可以排除了，她赶紧又打了句“对不起，发错消息了”发过去，对方再无回复。

她接着找下一个验证者，她发现“醉蝴蝶”这几次和老公互动频繁，两人除了业务外还唠些家长里短，她又如法炮制，把第一句话发了过去，老半天对方回话了：“发错了吧哥哥，谁借你钱了赶紧再发给他？”，翠翠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不是你借我钱了吗？”，对方当即回了一句：“你吃错药了吧！”仍带着愤怒的表情——这个也可以排除了。这以后，她发现老公的聊天里再没有出现过这个“醉蝴蝶”，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翠翠暗暗得意。

下一次老公醉酒，翠翠又进入老公手机继续侦察。翠翠不傻，除了惯用的“借钱”类聊天，她也会根据她们与老公的谈话内容，自己对他们关系的理解编些别的应时的话来撩拨试探她们，比如，她看见经销商“爱黏人的小妖精”那骚情的头像，她就发一条“亲爱的，想你了”并配上亲吻的表情发过去，只等对方发来同类话语“捉奸捉双”，但很遗憾，直到翠翠要睡了，对方也没发来任何消息，这让翠翠一时难以判断。对单身售货员“爱莲儿”，她发去“寂寞的夜不好过吧，我过去陪你？”的消息，结果招来了对方的破口大骂……对常和老公对话的貌似温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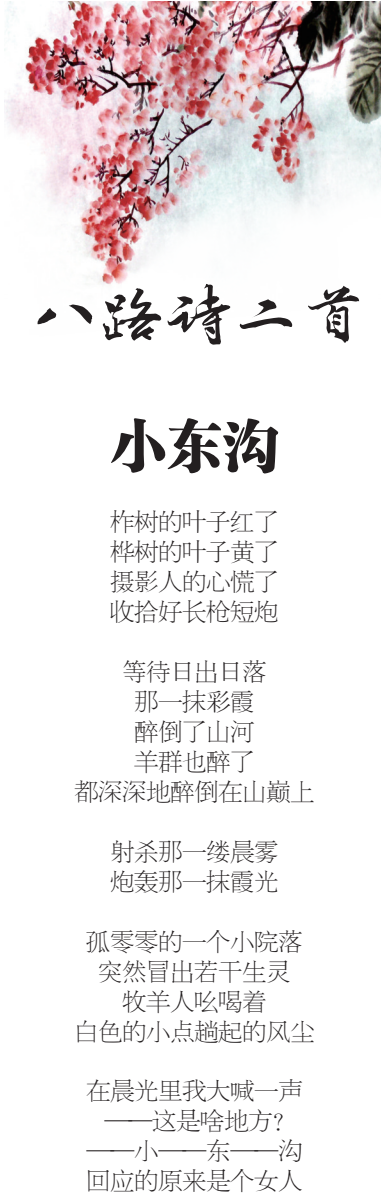
的出纳员“菲儿”，她挑逗地说：“想我了吗，亲？”，结果被直接拉黑。每这时，翠翠自鸣得意于自己的“高情商”，将这些潜在的“情敌”们驱逐出境。

就这样，有时她和一个女人专聊，有时和两三个女人同时聊，有时她扮成贴心情人甜言蜜语，有时扮成猥琐男人极尽挑逗，大多时候开场就要求还钱……，来测试她们的反应，但结果都和“情人”“小三”相去甚远，这让翠翠高兴之余又觉些许失落。给这些女人发各类消息时，翠翠也会一瞬想到：这会不会坏了老公的名声？让这个忠厚老实的人被当作鸡鸣狗盗、贪财好色之徒？但孤注一掷维权的心思占了上风，尤其在和老公吵架之后，翠翠有种报复的快感，于是在这种种测试里乐此不疲。

怕老公知道了怪罪，她也会耍些小伎俩，半真半假地故意透露一些。比如，趁老公玩手机时也抢着看下，故意指着某女说：你是不是跟她有事儿？我跟她都聊过多次了，她都承认了！老公于是劈头夺过手机，骂她坏了他的事业，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这几次见着她不是原来的样了，以后不许再干这蠢事，弄得我解释也不是，不解释也不是。老公只以为翠翠偶而为



往事悠悠 摄影 邹尚有



小东沟

柞树的叶子红了
桦树的叶子黄了
摄影人的心慌了
收拾好长枪短炮

等待日出口落
那一抹彩霞
醉倒了山河
羊群也醉了
都深深地醉倒在山巅上

射杀那一缕晨雾
炮轰那一抹霞光

孤零零的一个小院落
突然冒出若干生灵
牧羊人吆喝着
白色的小点趟起的风尘

在晨光里我大喊一声
——这是啥地方？
——小——东——沟
回应的原来是个女人

关东车

一家人
一架独轮车
一边是儿
一边是女
一堆破棉絮
一条荒路上
一边乞讨
一边寻找
一路走来

磕磕绊绊——在清朝

王爷在卧榻上
吸食着烟土

汉子倾尽所有家产——几枚铜板
就得到了对这片荒地命名的权力

女儿的名字

■鲍敏杰

给女儿当讲故事听听。

小小的女儿曾经对我叫她老丫头泪流满面，她不服气的说：“我有那么老吗？”最后，经过时间的推移，她明白那是一个爱称，但还是不喜欢我们这样称呼她。她喜欢我们叫她阳宝宝、阳洋、婷婷。有时候，我就直呼大名，她从我称呼她名字中能感受到我的情绪。这一点，我还真没有注意到。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我才如梦初醒。原来，她能从名字中感受到爱儿。她说我一叫她大名，就感觉我情绪不是很好，态度也不友好；叫小名的时候，感觉我心情很好，她的心情也会很好。没想到，女儿还这么细心敏感呢。现在女儿已经芳龄二十有余，我喜欢

的时候，女儿并不在意叫她什么。后来她长大了，我们也就把好多亲切的称呼给忘记了。当然，那些叫她的名字。随后，去当地派出所改了名字。从此，女儿的大名就一直跟随她成长至今。

女儿的小名虽然叫阳洋，但亲切的名字一直伴随她左右。比如她出生时七斤九两，接生的大夫说这个重量级的婴儿属于巨大儿，因此我们也叫她巨大儿。女儿出生时的头发很有特征，明显分成三个部分，母亲就叫她三毛。她听我们叫她乖乖宝、宝乖乖、宝宝蛋、宝贝疙瘩蛋、臭宝宝蛋、阳宝宝、宝宝洋、喜洋洋、美洋洋、懒洋洋、丑洋洋等。还有杜一猫、杜一狗。小

的，婷也是美好之意。当接到电话，我和老公，还有正在哄女儿的母亲商量后，最终确定为这个带双重美好之意的名字。随后，去当地派出所改了名字。从此，女儿的大名就一直跟随她成长至今。

女儿的小名虽然叫阳洋，但亲切的名字一直伴随她左右。比如她出生时七斤九两，接生的大夫说这个重量级的婴儿属于巨大儿，因此我们也叫她巨大儿。女儿出生时的头发很有特征，明显分成三个部分，母亲就叫她三毛。她听我们叫她乖乖宝、宝乖乖、宝宝蛋、宝贝疙瘩蛋、臭宝宝蛋、阳宝宝、宝宝洋、喜洋洋、美洋洋、懒洋洋、丑洋洋等。还有杜一猫、杜一狗。小

山雀

一只山雀从林中误入一装修的楼房里，在屋里碰到窗户掉了下来，木匠王师傅看见掉在地下的鸟儿花羽漂亮，就一把抓住了它，他想这给家里的孙子玩一定会高兴的，就找个小纸箱放在里面，鸟儿在里面扑楞着，但被锯木的机器声音掩盖过去。

劳累一天的王师傅刚回到家里，八岁的孙子小刚就懂事的给爷爷端来一杯凉白开，爷爷仿佛仿佛累全无，笑咪咪地看着孙子说：“孙子，你看爷爷给你带回啥好东西啦？”

“爷爷，我看是啥好东西。”

王师傅从屋里找出一个竹制的鸟笼，把鸟儿从纸箱里抓了出来放到笼子里，鸟儿在笼子里四处走着，一根羽毛掉了下来。小刚眼睛一亮，说道：“爷爷，真好看，在那捉得？”爷爷说了原委，孙子听了爷爷的话后，眯着眼睛

看着漂亮的鸟儿，露出了笑容。但随着又眼光暗淡下来，叹道“爷爷，你说小鸟回不了家，它不伤心吗？老师还说要保护鸟儿呢。爷爷咱把它放了吧，让它回家吧！”

王师傅看看小孙子，又看看笼中的鸟不吃也不喝，焉了巴唧的眯着眼睛，也动了惻隐之心，就从笼子里又把鸟抓了出来，敞开窗扇，张开了双手说道：“回去吧”。鸟儿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他的手心里。老王又说：“走吧，你不吃又不喝的，不走就饿死了，回到你的家里去吧”，这回鸟儿好像听懂了话似的，向着蓝天飞去，小孙子欢呼地跳起来。

说起也怪，第二天老王在截料时旁边的一根石膏线要倒，他用手准备扶时，不小心碰到电锯上，电锯把手套拉开一个口，但手指确毫毛没损。

一身冷汗的老王自语道：“善念啊！”

腊八

靠山屯，张大娘家里正熬腊八粥。熬香腊月里，整个屯子都飘着这股粥香。

红豆在锅里熬开了花，起伏的红枣、奶花豆、小云豆、绿豆、花生豆、薏米、莲子仁在锅里翻滚着，直到拉出粘条，红中有白，白里透黄的大黄米熬的腊八粥最好吃。腊八粥有讲究，它象征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

“早吃粘粥午吃饺，淹渍腊八蒜过年了”是这个屯的风俗。每年张大娘都熬粥包饺子，大娘用大勺子翻动着锅，还津津有味的念叨起，“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正说着姑娘桂花擦着个嘴进来了，姑爷二贵也跟了进来。

桂花拉着娘就告状，“娘啊，二贵今天打我了。”二贵刚想开口说话。张大娘脸可耷了下来，没好气说道：“二

贵，你几个意思，为啥打桂花，不说出理来打你三勺子。”说着扬起了勺子就要打。二贵赶紧架起了岳母的胳膊。“妈，你听我说，我战友的母亲得了急病，需要钱治疗，战友临牺牲时拉着我的手，嘱咐我一定帮助照顾好他妈，我答应他了。您说他妈有病了，我不管吗？可桂花死活不肯拿钱，说小二上学刚够。”张二娘一听这话，立刻放下勺子说，这事咱们得管，人家孩子牺牲了，咱们出点钱也应该。姑爷你做的对，丫头你得支持他。桂花说了话“妈，他也没有说清楚啊！”

张大娘盛上二份腊八粥，掏出伍佰块钱给了姑爷，钱是我的一点心意，这粥拿给你战友娘吃，这是祈福粥，吃了兴许就好了。

桂花拎起小拳头打了二贵二下，“都怨你”，二贵嘿嘿一笑。

回来吃饺子，娘喊着。

紅桃閃小說三題

抓閹

生产队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大家为了派去煤矿打煤的人争的面红耳赤，这个说我们家已出过人，那个说我们一年也烧不了一吨煤，而且煤矿最近死了人，谁都不愿去。

正在僵持着，突然人群中有人喊，“我看这样吧，我们这些男的年轻人抓阉吧，这人要去的！”说话的是生产队长，他委托民兵排长徐争做阉，只见他将团好的阉放在一个纸盒里，年轻的后生都没有靠前。

徐争端着阉盒走到每个年轻人的面前，一个个的年轻人象躲瘟神似的抓着阉，第一个年轻人抓了一个，上面写着“不去”，这个小伙子露出了笑容，依次抓了有十五六个人都是“不去”，这

些不去的人都面带喜色，心里想着这烫手的山芋可算出了手。

盒子的阉就剩下二个阉，这回轮到了村子东头的一个叫庆子的年轻人和徐争，庆子家里就剩下他和一个瞎妈相依为命，他要一去，这个妈妈谁照顾呢？但是阉就是瞎，大家都认了，庆子也不例外，他想这最后二个阉难道就是我吗？去吧，大家总的烧煤啊，妈的事想必大家也会照顾好的。

一帮人在下面议论着庆子，老天爷咋也照顾照顾这瞎家雀，可别总拣这软乎的柿子掐，唉！有人叹息着。

这时徐争抢先抓了一阉，打开一看，但好象不注意又掉进了箱子里，大家哄的一声，但随后徐争又抓起了一个阉，大家也不知是掉下的那个还是新的，只是怀疑他在作弊。都愤怒地看着他。

徐争打开了这个阉，去！